

秋色渐染的屋顶

马海霞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家获批了宅基地，在远离主村落的山脚下盖了新房子。周围邻居一共有11家，这11家经过统一规划，盖了平屋顶的房子。有了这种平屋顶，我们再也不用去场院和马路上晒粮食了。

庄稼收割回家，直接运上自家屋顶。小孩子是屋顶上的常客，没事就被父母赶上去，当“稻草人”吓麻雀。

我家有架木梯，但我上屋顶不用梯子，都是踩着鸡窝爬到院墙上，再爬上屋顶。虽然过程繁琐，却比木梯安全。

一同陪我上屋顶的还有小人书、收音机和水。我坐在一屋顶粮食中，边玩边当“稻草人”，待邻家小伙伴也爬上自家屋顶，便来我家屋顶集合。看到有麻雀落下啄食，就拍拍手掌，大喊几声，胆小的麻雀便被吓跑了。若遇到顽固的麻雀，就得敲脸盆吓走它们。

除了吓麻雀，我们还负责翻晒粮食，一天要翻

晒几次。有时天气突然转阴，有下雨的征兆，我便赶紧将粮食堆起，用塑料布盖上。最恼人的是刚盖上粮食，天空又冒出了太阳，就得重新摊开粮食。但这样的天气总是少数，多数时候还是晴空万里，我们大可优哉游哉。

坐在屋顶上也是一场旅行。天有多高，旅行就有多远。看，一朵一朵的白云形态各异，映衬着湛蓝的天空。我们用眼神和蓝天握手，和白云拥抱。站在平屋顶上环视四周，每家的院子都是一幅风景画：前边邻居家的石榴树挂满了红红的果实；后边邻居养了半院子的花儿；一只花猫趴在右边邻居家的自行车座上，睡得正香。再极目远眺，远处群山巍峨，满眼尽绿；山下是大片的庄稼地和菜地，依然有庄稼未收割，像群士兵挺立着，等待农人的检阅；菜地里，红彤彤的辣椒挂了一簇又一簇；南瓜藤上吊着几个老南瓜，一朵大黄花从绿藤中挺起腰身，气势赛过了牡丹，真是美得不像话……

那时，家里的孩子多，房间少，屋顶还是最好

的会友谈心之所。到屋顶上去高谈阔论，可真是惬意呀。

记得有一年秋天，邻居家燕燕的大哥交了个女朋友。燕燕大哥领着女朋友爬上屋顶，两人在屋顶上剥花生，剥呀剥呀，剥了一下午，到晚饭时间了也不下来。燕燕想上房顶喊他俩下来吃饭，被燕燕妈一把拉住，说别打扰，他们饿了自然会下来。结果两人一直剥到晚上9点才下来。后来，我们小孩子才明白，他俩哪里是在剥花生呀，那是在谈恋爱呢！

屋顶晒秋，晒出了很多的乐趣和梦想。小孩子在屋顶的秋色中渐渐长大，计划着日后有一天能跨越山跨越水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一个又一个的白日梦在平屋顶上生长蔓延。后来旧村改造，房子越盖越高，再不见哪家在屋顶晒粮食了，只能怀念着，无数次在回忆里遥望那片屋顶的秋色。

如今游走半生，心累时，最想爬上老家的屋顶，晒秋，晒自己。

山路风霞

敬心

山西大学的东山校区是建在山上的。这便意味着，无论你去往何处，总免不了或急或缓的攀登。从宿舍到教学楼，从食堂到图书馆，路总是蜿蜒着，起伏着，像一首没有休止符的、流动的乐曲。初来时，我颇不习惯，走几步便要微微地喘，心里不免怀念起故乡那一马平川的、可以骑着单车呼啸而过的坦途。

可日子久了，这日日不断的攀登，竟也成了生活中一种固有的、令人安心的节奏。尤其是黄昏时分，上完了一天的课，从人声鼎沸的教学楼里出来，独自一人踏上回宿舍的路。这时节，夕阳总是慷慨的，将一切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边，连路上行人的笑语，也似乎被这光浸润得温暖了。路旁的银杏，这几日正忙着变换衣裳，一半还固执地绿着，另一半已灿灿地黄了。风一过，那些小小的、扇形的叶子便扑簌簌地落下来，有的擦过肩头，有的停在发梢，更多的，是铺了一地，软软的，踩上去也听不见什么声音，只觉得脚下一片温柔的陷落。

走着走着，便会经过那片小小的篮球场。那里总是不缺青春的、蒸腾的活力。篮球撞击地面，发出沉闷的“咚咚”声，混着急促的脚步声和短促的呼喝，热热闹闹地填满了这片小小的山谷。我常会驻足，靠在铁丝网上看一会儿。看那汗水在年轻的额头上亮晶晶地闪烁，看那些阳光、畅快的笑容。

目光越过喧腾的球场，投向远处山坡。那里，图书馆的轮廓在渐深的暮色中显得愈发沉静、庄重。一扇扇巨大的玻璃窗后，已然亮起了明亮的灯火，一格一格，像是悬在山间的、装满星光的匣子。那光是温润的、收敛的，带着一种沉思的意味。那是一种向内的、深沉的热闹，与球场所见的向外奔涌的生命力，构成了这山峦静谧的两极。我的心，也仿佛在这两极之间找到了平衡——既渴望那球场上无拘的奔跑，也向往那灯光下专注的沉浸。

我终于走到了宿舍楼的台阶下。抬头望，那扇属于我的窗子里，已透出了橘黄色的、暖暖的灯光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开始最后一段攀登。台阶一级一级，在脚下安稳地向后挪去。我忽然觉得，这每日的上下，竟像极了一种温和的隐喻。我们告别了那段只需埋头向前、目标单一的平原岁月，来到这多峰多谷、起伏不定的青春山峦。路是曲折了些，也费力了些，但视野却因此而开阔，风景也由此而丰饶。每一步，都踩在实实在在的土地上；每一程，都看得见不同的光景，照见内心不同的向往。

推开宿舍门，温暖的空气立刻拥抱了我。窗外，夜色已然四合，东山沉静的轮廓融化在深蓝的天幕里。我坐下来，感到一种微醺般的、平静的愉悦。这山路，我还要走上千百遍；而这路上的风光与那山间的灯火，每一日，都是新的。



高峰

近期参加一场培训。时间既宽裕，我决定乘公交车前往，慢悠悠地去。不误事，便好。

坐在晃荡的车厢里，无须紧盯路况，心神是全然的自在。窗外秋意正浓，路边的树叶时不时旋下一片、两片，在闹市中辟出一方珍贵的寂静。自从单位从城北迁到城南，已许久未踏足这一带。道路是新修的，建筑也是新的，国庆时悬挂的红旗仍在秋风里舒卷。天高云淡，太原的街景显得安详而美丽。这样的景致，若自己驾车，脑子里全是工作与路况，是绝无心情多看的——开车与住高楼，似乎都在无形中将我们的生活连根拔起，远离了地气。

朋友群里，依旧热闹。有人为家事烦忧，有人为工作焦虑，有人为子女操心……这些，我何尝不曾经历，或者也正在经历。只是渐渐明白，对于那些实在捋不清的人生疙瘩，不如暂且放下，让“子弹”先飞一会儿。许多难解的结，不妨交给时间。既然烦闷无用，倒不如主动搁置。让心慢下来，沉一沉，转机或许就在明天悄然浮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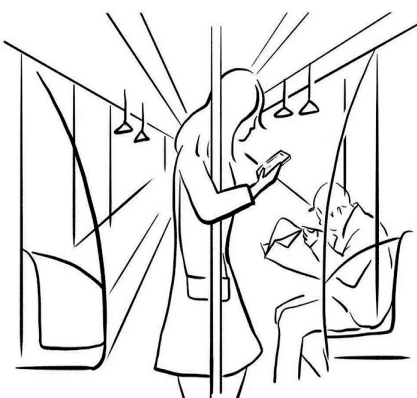
慢下来，才能听见身体的声音，听见内心的回响。何不趁此找回那些曾经的喜爱、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初心？待到年华老去，方能坦然回望，不负此生来路。

慢，不是怠惰，而是一种专注的沉淀。不急于求成，方能酿出精髓。正如那耗费一年光阴才捕捉到的一个镜头，那十多年打磨出的一本书，那十年孤寂磨出的一把剑——真正的精品，往往都诞生于时间深处。

慢，又何妨。

太原地铁1号线站名掌故·北营站

郝波



北营站位于小店区北营南路与龙兴街交叉口，是地铁1号线和3号线的换乘车站，车站共设3个出入口。该站工程名为中心街东站，公示名为龙兴街东站，最终确定名为北营站，因位于北营片区而得名。

宋朝初年，宋太宗毁晋阳城后，在汾河以东今城西、南畔、北畔之间另筑起一座周长仅2公里的新城，取名平晋城，有“平灭晋阳”之意。当时，在平晋城北设置有屯兵军营，后形成村落，得名北营。明洪武四年（1371），平晋城被水冲毁，遂于河西晋阳城旧址南关另建新城，即后来的太原县城。一说北营为宋初所设的“九营十八寨”之一，并非如此，“九营十八寨”为明代军屯制度的产物，而且其中也不含北营。

北营站附近有山西省供销社仓储运输公司。